

于卓 著

首长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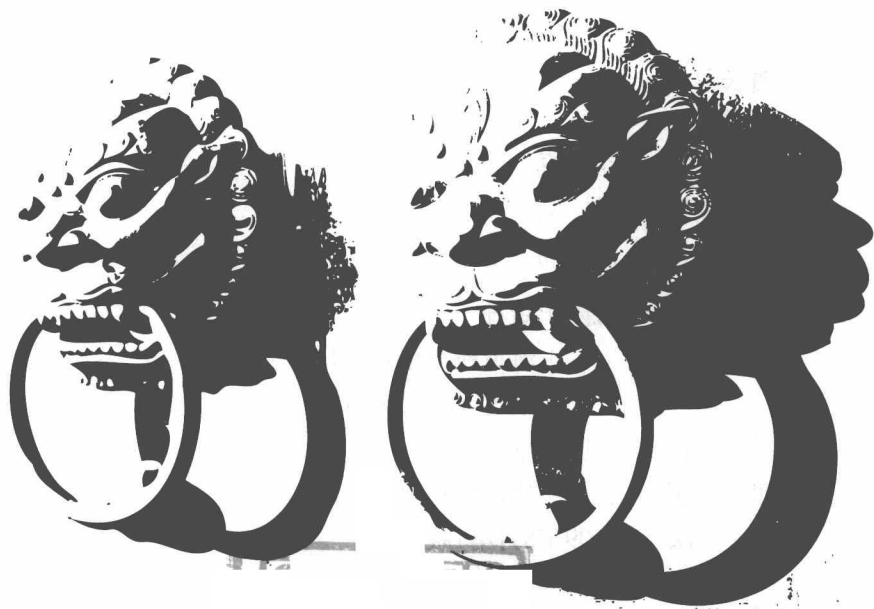
 文匯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125 9172 9

首长秘书

于卓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首长秘书 / 于卓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80741-531-2

I. 首...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40704号

首长秘书

作 者 / 于 卓

责任编辑 / 甘 棠

特约编辑 / 刘玉浦 李江华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320千字

印 张 / 20.5

书 号 / ISBN 978-7-80741-531-2

定 价 / 29.80元

目 录

第一章..... 1

按说在京城各个犄角旮旯里，正处级连个芝麻官都算不上，只是温朴这个正处级，要比一般的正处级确实，根扎得牢固，往前的奔头不虚，这从平时在官场上一些会来事的厅局级领导，照了他面不喊他温秘书，而是悠着一股别样的劲儿，恰到好处地叫他首长秘书上就能掂量出一些特殊的东西来。

第二章..... 9

所以温朴告诫自己，行走官场，最好不要把老婆当成报废品，置于阴冷无光的地方闲放。老婆再过时，再没意思，那也是捆绑在你前程上的一个常用软件，即便是用旧了，打算更新或是卸载，那也得按着步骤来更新、卸载，硬性删除属违章操作，会造成损坏或丢失，后患无穷，严重了吃不了兜着走。

第三章..... 20

温朴在手机使用上，有一些自己定给自己的条条框框，而且执行得一向不马虎。比如说在工作时间内，手机是使用震动还是使用铃声，这个问题尽管没什么条文约束，但他凭借秘书工作经验和阅历感受认为，作为一个高级领导的贴身秘书，在工作时间内，还是使用震动比较妥当。

第四章..... 27

而他的左手，这时就闲不住了，鬼里鬼气地弯上来，在她两个娇滴的乳房上切换揉搓、拿捏、拉弹，如此约百余回合，留下细腻的温存后，他这只浸透了朱桃桃体温的左手缓缓下移，爬过挂满汗珠的乳沟，越过轻度颤悠的脐部，至她那处吟吟唤他倾吐的湿润地带，整个预热过程连贯完美，使得朱桃桃再次未进实战区便得战果。

第五章..... 34

省里这时还能不知轻重，财大气粗的中直单位说丁市长不好合作，那丁市长就不适合再在东升主持工作了，国企与地方之间不应该有绊脚石，不然这唇齿般的利益互动关系就不好往下发展了。总之是打这以后，市里的官员就对袁坤另眼相看了，意识到袁坤尽管是外来户，但他的高兴与不高兴，没准哪天就会与自己的命运相牵扯，甚至是直接招惹横祸，丁市长的惨相就在那儿摆着呢。

第六章..... 42

老何咬了咬牙，从床上滚下来。老何想好了一个叫飞机落下来的办法，就是把油桶里的那点汽油，倒在自己的皮袄上，然后拎到帐篷外点燃，给飞机一个醒目的救援目标。老何从皮袄口袋里摸出打火机，紧紧地攥在右手里，左手拽着皮袄，凭感觉定位，朝着放汽油桶的地方爬去……

第七章..... 48

温朴把这五捆钱都拿到手上，掂量了几下，觉得挺压手。重新把钱放到桌子上，一眼看见了那把放大镜，温朴心里一动，就鬼使神差地拿起了放大镜，在一捆钱上来回扫描了几次，镜片最后定格在了毛泽东的头像上，具体说就是毛泽东头像的鼻子上。

第八章..... 54

朱团团一挥手说，男人都给小姐废了，现在除了官场商场赌场屠宰场，哪还有情场啊姐？不行不行，姐你价值观有问题，偏离主流航道。

朱桃桃哼了一声说，颓废，还主流价值观呢，你知道什么是主流价值？

朱团团满不在乎地说，什么价值观都没有，就是当今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

第九章..... 61

有关秘书与领导之间的关系，朱桃桃有过很贴切的比喻，她说秘书就是领导的鞋带，紧了不行，松了也不行，得找到让领导舒服的那个尺度。

领导内心深处的寂寞是领导人格上的隐私，不会随意公开，因而无助，这一点当秘书的必须时刻清醒，不然很容易触犯低级错误。这是温朴的解读。

第十章..... 68

李汉一接着想，虽说这几年里袁坤贴苏南不如自己贴得瓷实，可他跟温朴来往神秘，温朴的能量是没人敢小视的，天知道日后在两个亿扶贫工程上，温朴会替袁坤使多大劲。再往深处琢磨，到时面对两个亿，就算自己再有自信心，可是一剑封喉的绝招，也还是不会轻易找到的。

第十一章..... 75

这次下来，言行谨慎是必要的，但多多少少也得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对袁坤关照关照，这样也好让他清清楚楚地感觉到自己在两个亿上，其实一直是在替他动脑子，不然他容易起疑心。温朴现在深有感触，官场上，人之疑心是把刀，这把刀会随着疑心的加重而越磨越快，越快刀锋上的寒气也就越重。

第十二章..... 84

然而担保三百万，这能力除了袁坤和李汉一，还有哪个具备呢？可是眼下这二位正在明里暗里打拼两个亿，从帮忙的角度说，自己应该让袁坤来担保，因为这是从苏面嘴里冒出来的事，谁的手承接下来，谁无形中就又朝着苏南走近了一步，情感与利益交织的重要一步。想到这，温朴像是获得了什么奇妙的灵感，两眼闪亮。

第十三章..... 89

温朴弯下腰，抬起右脚，就在欲跨进浴盆的一刹那，他突然愣住了，像是意识到了什么险情，悬空的右脚，急忙落回原处。他咬了一下嘴唇，怪罪自己也太粗心大意了，差一点弄脏了苏南的药浴水。他摇摇头，右手拢成勺状，小心翼翼从浴盆里舀了一掌药水，垂目光瞄着准儿，甩到肚脐眼下那团蓬如发菜的黑物上。

第十四章..... 95

朱团团取来一个牛皮纸信封，倒出里面的东西说，姐夫，四张特制的三亚度假村贵宾娱乐卡，卡上写着10000点。还有这两张白纸券，说是等于钱了，配上身份证，到券上说的指定地点，就能拿到往返三亚的飞机票。姐夫，你们的人太厉害了，是真会方便领导呀！

第十五章..... 101

你们这些人，有谁家的房子装修得比我袁坤次？一个月里，你们能在家吃几顿饭？住宾馆，没个五星六星的，你们往里迈步吗？我想你们都忘了茅台还是国货吧？宝马福特大奔驰，你们哪个屁股下，不是坐着金丘银包？

第十六章..... 106

这根老参是她东北老家一个亲戚送的，那亲戚长年在山里采中药，远近闻名，人称山药王。山药王那时对袁坤说，这根老参百年难遇，稀罕物，黄金不换，而夫人对这根老参的定位，那就更邪乎了，说把她卖了，也买不了这老参身上的几条须子。

袁坤把心耐下来，安慰说，再好的东西闲放着，也是分文不值，有地方用了才值千金，现在送李局，这根老参就值万金了。

第十七章..... 114

朱团团指着陈先生老婆，操英语说，歇菜吧你傻洋妞，你大爷的你哪来的这么大火气？拽不紧自家爷们的裤腰带，你丫还有脸跟我扯淡，面不面呀？你丫回去拉肚子泄火吧！

第十八章..... 120

血抽出来了，朱桃桃盯着钢管里的妹妹的血，嘴唇蠕动了几下，空着的那只手，伸了一下汗水涓透的胸衣，艰涩地笑笑，自言自语道，我要是学医护，指定能拿到南丁格尔奖！

望着脸上汗水滴滴答答往下掉的朱桃桃，温朴感到心在缩小，同时恐慌地想，这女人走火入魔了吧？

温朴讷讷地问，这血，今晚放冰箱里保管吗？

第十九章..... 129

白石光扫了一眼大秋举起来的手，这只手上的小拇指，短了一截儿。那一截儿的去向，白石光曾听大秋念叨过，昔日他的一个小兄弟，因替他兜事儿栽进去了，事后他剃下半截指头是为了记恩，此举在白石光看来是很仗义的一件事。

第二十章..... 135

温朴心里有数，官当到首长这个份上，一般人会认为首长的嘴，就不是一般人的嘴了，首长的嘴应该整天吃山珍海味和飞禽走兽，其实不然，中共总书记和政府总理还常到老百姓家里吃家常饭呢。说来说去，从中央到地方，大小首长们在饮食上注重的是食品安全和营养均衡。

第二十一章..... 143

小姐退出去，白石光腾出一个茶碗托盘，看一眼大秋，掏出折合刀，打开，用左手大拇指试试刀口，然后再把这只手上的小拇指放进托盘。

大秋瞪大了眼睛，身子随之僵硬。

白石光咬紧牙根一发力，啞一声，切下了半截小拇指。

第二十二章..... 153

时代在更新，社会也在脱胎换骨，现在的企业当家人，不像早先的企业领导了，早先的企业领导有三怕，怕天怕地怕上级，而现在的企业当家人，虽说也有三怕，但内容大不一样了，称之为新三怕：一怕女人缠，二怕礼钱黑，三怕出事故死人。

第二十三章..... 161

这时的温朴十分清醒，他明白人在心疼、心乱，或是失意的时候，嘴巴往往拢不严实，会不自然地去找别人倾诉和同情，至少比他心态平衡的时候，更容易流露出本色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不论男人女人，以及领导和群众，差不多都一样，因为人心都是肉长的，肉长的心，永远不会分成处长心、局长心、总经理心和董事长心。

第二十四章..... 168

当他在迷幻中，鬼使神差地把手伸入她内裤时，他才意识到她的手

已经插进了自己的内裤，她那几条小泥鳅似的手指，正围着他那个酣睡的东西温存游戏呢，像是把他的那个东西当成了正在歇息的泥鳅大哥召唤，后来泥鳅大哥渐渐苏醒了，跟小泥鳅们一起玩起来。

第二十五章..... 178

而这时的孙处长，就会一脸神秘地拿起一个烟头对大家说，瞧见没，这个烟头，红河，一般干部的烟头；瞧见没，这个烟头，红塔山，副科长科长的烟头；瞧见没，这个烟头，玉溪，处长级烟头；瞧见没，这个烟头，软中华，袁局长的烟头……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我是国际禁烟联盟驻工程一局密探老K……

第二十六章..... 186

失控的孙处长像紧急刹车那样，脚底下咔嚓钉死，举在半空中的棒子，也定格在了一个僵硬的造型上。

两个经历了大汗淋漓、体能都处在透支状态的男人，这时四目对视，眼光在绞、在缠、在顶、在扯、在撕、在咬，在无声地较量着心里的什么东西。

第二十七章..... 193

苏南的目光，再次在两位脸上扫了一遍，叹口气说，客气不是原则，感情不是挡箭牌，以后工作中，你们该吵还得吵，该闹还得闹，没有脖子粗脸红，就不会有深层次的理解。合作兴，互助赢，敌对亡，别像有些单位似的，到头来搞得鸡犬不宁，鱼死网破。

第二十八章..... 201

他把身子已经柔软的她，往浴盆那儿移动，但是她的身子不顺从，三拧两转，反倒把他的身子顶到了莲花喷头下，淋了一阵子后，再一顶，就把他顶到了贴着马赛克的墙上。她决意要学一次妹妹朱团团的做法，团团

能把一个叫陈先生老外顶到椰子树上干一次，自己怎么就不能把老公顶到墙上整一回？

第二十九章····· 209

温朴刚要往下落身子，突然间什么东西的影子在他眼前一闪，他脸上还没来得及做出吃惊的反应，就听到了主席台上轰隆一声巨响，砸出了噼里咔嚓的破碎声，随后一些块状、条状、粉状的不明物体，在纷飞中击中他的面孔和胸部，刹那间他四周一片尘气腾腾，气味呛人，怪叫声四起。

第三十章····· 217

在这样一场瞬间发生的灾难面前，温朴意识到自己的承受能力，无情地被眼见的血液吮吸，无奈地被缠在心头的惊吓消耗，今天的温朴，比起常态日子的那个温朴脆弱多了，心似乎也总是在不由自主地往家的方向退缩。

第三十一章····· 224

最后苏南嘱咐温朴，要尽快从秘书的角色里走出来，现在做任何决策都要从宏观和复杂性上着眼，一个没有大局意识的领导，就不会有胜算全盘的视野。人到一方诸侯的位置，他的最大潜在对手就是自己，当领导的只有在困难中努力超越自己，才有可能在工作中少麻烦自己。

第三十二章····· 232

袁局长，不管你过去多吃了什么，多占了什么，我想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一个人穿金戴金但不可能天天吞金，只要你今后把心思都放到工作上，堂堂正正地处理事情，尽心竭力地维护总局的利益，过去的一些毛病，甚至是问题，我想都会给你的新业绩覆盖。

第三十三章····· 239

在两个局机关里，处室长们的子女但凡在系统内工作，差不多都占据着挣钱多、权力大、油水足的位置，有些子女甚至刚上班没几天，就当上了副科长，接着是科长，二十五六岁干到副处级的子女也大有人在，老百姓管这种你提拔我儿子儿媳，我关照你女婿女儿的跨单位利益交换，称作家族缠绕裙带，你提我升相互拽，百姓子女关门外。

第三十四章····· 247

瞧你瞧你，为子女做点贡献，就这么喊冤叫屈，那你当初别让我来到这个世上啊！再说了，现在哪个当官的不自私，不考虑自己的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好好看看你周围掌权的人，他们哪个子女的安排比我次了？

第三十五章····· 255

我就说过，这当官呀，其实没多大意思，贪污腐败黑心，两面三刀恶心，人不人鬼不鬼伤心，不得窝混日子闹心，这些滋味都不怎么好受吧局级姐夫？

第三十六章····· 266

沈董事长表情怪异地，你不知道温局长，这个吕总，好玩着呢，有一次喝多了回家，搂着他老婆说，宝贝你今天不能住在这里，我老婆等会儿就回来，他老婆就往外推着他说，你到底有够没够，怎么跟到家里来了，让姓吕的撞见就全完了……他老婆也是刚在外面喝了酒，早他换一双拖鞋的工夫进的家门。

第三十七章····· 277

两个亿是钱，但也是自己的前程，更是自己挑战自己的一次机会，自

已不能就这么轻轻松松地把两个亿批出去，想当年人家袁坤当家，没有如数交出那笔城市建设配套费不说，还顺带着把姓丁的市长撵出了东升。

第三十八章..... 287

少妇并不搭言，径直走过来，绕过办公桌，来到温朴面前，温朴刚要再开口问你有什么事，不料少妇挥手就给了他一个嘴巴子，打得毫无防备的温朴，翘起后两眼发直，左腮帮子上火辣辣发麻。

第三十九章..... 295

不用我提醒，你也应该明白，没听业内人士说嘛，现在的驻京办事处，不论哪一级的，也不管规模大小，其功能都差不多，那就是外地人塞在北京胳肢窝里的一根体温表，观察领导动向的雷达站，预测风雨的气象站，传递军情的烽火台。

第四十章..... 301

膝盖固定好了以后，她把右腿勾叉到姐姐脑后，双手抠住假发套，身子猛地朝后一仰，嗤啦一声，就把胶粘的假发套揭了下来，随之带出一股腥臭的液体，有几滴都溅到了温朴的腿上，还有一些碎骨、烂肉和几块头皮，其中一块如铜钱大小的头皮，上面还有一缕洵湿的头发，落在了朱桃桃单位领导的脚前。

第四十一章..... 308

顺便再跟姐夫你扯点用不着的，权当义务帮你了解一下我们女人。我们女人的虚荣面子，需要金钱美言来支撑，而我们女人寂寞的心，确是需要情感来填补。从交易渠道走进我们女人是捷径，从情感世界走进我们女人是长途跋涉，软骨病的男人只有嘴上的长征！

第一章

1

北京上空的暮色与周边城市的暮色没什么不同，北京天黑的时候，天津、廊坊、东升这些地方也会天黑，这与城市大小无关。现在北京天黑了，北京周边城市里的灯自然也会像北京一样亮起来。

带血的隐私，在猜测和传播中少不了血腥味……下来你联系一下李局长，看看他需不需要来北京检查一下。

去赢巢的路上，自驾车的温朴，脑子里问号频闪，反复琢磨苏南刚才在办公室里说过的这句话，他觉得这句话里明显含有忧虑什么的潜台词。

苏南现在是某部的副部长，温朴是他的贴身秘书。

苏南那会儿所说的带血的隐私，是指李汉一吐出的一口血或是一点血丝。

前几天，部直属东升工程二局局长李汉一和工程一局局长袁坤双双进京汇报工作，中午在部机关小餐厅吃饭时，苏南说他身上的部件都不抗酒浸了，医生也劝他不要再接触酒了，让温朴招呼两位局长喝点白酒。就在李汉一刚想开口说点什么的时候，袁坤抢先对苏南说，李局长怕是也不能再沾酒了苏部长，前几天参加市里一个活动，晚上喝酒时，李局长在饭桌上吐血了。毫无心理准备的李汉一，听了袁坤这话脸色一下子不对劲了。紧接着袁坤不等李汉一开口，又一脸要紧地问李汉一去没去医院查体，吐血这事，可不比头疼脑热打喷嚏，得当回事，工作再忙，也得抽时间去医院好好检查检查，我看你最近瘦了不少，万一……话到这儿，袁坤像是意识到了万一后面的话，此时甩到饭桌上不大合适，于是就把万一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只是在脸色上，把没有用言语挑明的万一后面的意思露了露。半截话外加一脸多少有些神秘的表情，袁坤如

此一搞，反倒让饭桌上一开始对这事并不怎么在意的人，一下子对李汉一此时的健康状况格外关注了，甚至让一些人刹那间就有了他现在是个疑似绝症患者的沉重感觉。那一刻温朴心里也窝了一下，他本能地把不安的目光泼到了李汉一脸上。苏南操起双手，皱了一下眉头，目光异样地瞅着李汉一。现在李汉一有机会开口了，但他却是什么也没说，不动声色地瞟了袁坤一眼。虽说是不动声色的一眼，但敏锐的温朴，还是从这不动声色的一眼后面看到了李汉一心里的不满。

温朴动着脑子，琢磨着袁坤的那番吐血话，不大像是脱口而出，虽说他这人有时候说话是不如李汉一讲究，但毕竟是有时候而不是常常如此，况且今天是吃苏南的招待饭，他不但要讲究而且还得格外讲究才合乎情理，看来他这是在故意拿官场潜规则不当游戏规则。当官的人，有几个不在乎人家揭老底曝隐私，尤其是当着自己的面说些老气横秋、能力一般、浑身是病、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块不富，以及捧上级臭脚拍领导马屁之类的话，这些话落地了还好，顶多也就是个不恭维的贬损话，可是这些话一旦飞起来久久不着地面，就不再是什么不恭维你脸面的贬损话了，会变成一把把无形的飞刀，说要你命就要你命。温朴进而意识到，袁坤在这种场合不分深浅道出李汉一吐血的事，猛一听是句嘴上的疼人话，可往细处一想，脚底下绊人的意思顺道也出来了，这话里买一赠一的玄机，心眼儿活泛的人是很容易觉察到的。李汉一稳住气神，尽量往放松上笑笑，对苏南说袁局长这是在找辙给他挡酒呢，哪来的吐血，当时就是一口酒喝呛了带出来一点血丝。苏南瞥了袁坤一眼。袁坤就拱起双手，冲着李汉一一劲儿说，不好意思李局长，我这人关心人总是关心不到正地方。部机关里的一个局级主任瞧瞧袁坤，瞅瞅李汉一，接过话茬一本正经地说李局长，你可别不当回事，去年部机关纪检郭主任是怎么走的？起初还不就是因为马虎了肺上的……说到这儿舌头突然打挺了，挂上一脸对不住的表情。饭桌的气氛又压抑了，刚刚缓过来的李汉一也再一次陷入被动之中，在究竟是吐血还是血丝的解释上，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了。苏南明白此时的李汉一难在何处，不管是吐血还是一点血丝，总之这是个带有隐私意味的话题，不能再往下说了，于是就语气平淡而意不乏味地对李汉一说，李局长，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该认

真对待的时候，就得认真对待。我说小温啊，今天两位局长喝好喝不好，可都是你的事了。苏南这么一招呼，李汉一那天在市里到底是吐了一口血还是呛出了一点血丝的明细说法就算是撂下了，后来李汉一为了证明什么似的，白酒喝得不比平时少……

带血的隐私，在猜测和传播中少不了血腥味……下来你联系一下李局长，看看他需不需要来北京检查一下……温朴等绿灯时，使劲摇晃了几下被苏南这番话顶涨的脑袋。

作为副部级领导的贴身秘书，温朴平时从领导言谈举止里揣摩领导心事的能力，现在远不是入门的那种能力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早已成了他的日常本能。今晚苏南开完部委会回来，抽冷子又提起了李汉一的身体状况，温朴就敏感到了这里面可能有什么复杂问题。出入官场的人，尤其是像李汉一与袁坤这样在京城外手握实权的正局级干部，他们身体好坏，可不比一两个普通员工身体好坏，他们身体一旦有了毛病，那就不是他们个人身上的事了，这不仅仅影响他们自身在官场的权势、地位与未来命运，也牵扯周围某些人的仕途走向、人际关系平衡与利益再分配指数，更要命的是你身体上的三长两短，也许会干扰领导正在酝酿之中的某项重大决策。

温朴想，李汉一的那口血（也许是一点血丝）真要是吐出一个肺癌来，甭管是早期还晚期，那么与他在明明暗暗处争斗了多年的袁坤，这一次想必就要去念老天爷的好，不战而胜，宣告结束两局对峙的日子为期不远。走在仕途路上，有些人丢掉前途或是利益什么的，大多时候是丢在别人的阴谋算计里，但有时也会意外败在自己身上。

这时温朴脑子里一跳，竟鬼使神差地想到了那项预算两个亿的扶贫工程，尽管那两个亿的扶贫工程现在对虎视眈眈的李汉一与袁坤来说，还是个飘忽在部机关大楼里的诱人影子，然而温朴这时却是清楚地明白，在官场上，越是飘忽不定的东西，越容易让人拴在心上，越容易用来制造矛盾和灾难，或是从观望中放大利己的期待值。再就是官人之间，一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彼此就是彼此到达一个高度或是一个地点的台阶、梯子、码头，无力回避或是想保存实力的时候，你就不能小气，得容人踩，容人登，容人停靠。温朴始终认为，官场说白了就是权

力与利益的代名词，在这个用权力与利益平衡一切的舞台上没有幸运儿，这个舞台只有强者与弱者，主角与配角。

在左一个疑问右一个感慨中，温朴不知不觉就把车子开到了赢巢，刚把车子的火熄灭，就接到了小姨子朱团团打来的电话，问他在哪儿干什么呢。

温朴嘟着嘴，一脸倦容，想了一会儿才压低声音说，在开会。

小姨子老大不高兴地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开会？开会开会，一天到晚你老开会，只知道这京城里有房奴、车奴、性奴、卡奴、股奴、药奴、证奴、书奴、婚奴、节奴，就是没听说过会奴。

温朴小声问，有事吗？

小姨子怪声怪气地说，我郁闷，想请我亲姐夫出来喝个茶，不知道这算不算个事？

温朴咬了一下嘴唇道，找你姐吧。

小姨子说，她给人请去做美容了，她不是给你发信息说过了嘛。你们一个比一个忙啊，我算是看透了，这年头要是没个交易谈，光是请人吃吃喝喝，那叫不容易，小姨子请姐夫也是费劲啊！

温朴道，不说了，回头我请你吃饭。

小姨子朱团团自打二次离婚后，就变成了一个闲情少妇，日子里躲不开打牌、逛街、看碟、喝酒、游山玩水泡男人，用她姐姐朱桃桃的话说，就是她妹妹现在做梦时，脸色都玩世不恭。如今朱团团的活法，还真是让一般人不得要领，上万块钱的国外品牌时装，像什么索拉卡、贝丝妮、莱香蘑这些她说买就买，刷卡时连眼皮都不抬；而贫困山区老大妈的粗布褂子，土布短衫什么的她收购来照样能穿出时尚感觉。在吃上，她的嘴几乎不挑食，鲍鱼熊掌与窝头油炸臭豆腐的味道，她认为一样爽口。说到男欢女爱，她的诠释是男欢女不爱，女浪男才欢，她不相信北京城里还有所谓的爱情，谈情说爱对她来说既无聊又没劲，她动不动就阴阳怪气地说，哎哟嘿，快歇菜吧，扯什么呀扯，爱你个情呀，爱你条腿啊，现在甭说七环以内找不到爱情影子，你就是在七环以外那些个虚构的电影电视和小说里，扒着眼皮不吃不喝、日日夜夜连连看，实在看不过来了，号召国内外情人团队起早贪黑帮你看，你也看不到上世纪那